

旅 · 行 · 与 · 探 · 险 · 经 · 典 · 文 · 库



# 慢船到中国

*Slow Boats to China*

【下】

【英】葛文·杨 著  
何佩桦 译

从爱琴海到中国南海，从雅典到广州，历时七个月，一场横越半个地球的远洋奇异之旅，沿途的美丽风光和异国的风土人情，作者为您娓娓道来。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

## 目 录

## 卷三 新加坡至广东(续)

第 26 章	前往古晋 .....	(1)
第 27 章	古晋今昔 .....	(11)
第 28 章	文莱的穆安拉港 .....	(27)
第 29 章	转进山打根 .....	(35)
第 30 章	沙巴的山打根 .....	(51)
第 31 章	航行在苏禄海域 .....	(65)
第 32 章	逢凶化吉 .....	(81)
第 33 章	途中的金银岛 .....	(97)
第 34 章	三宝颜市 .....	(105)
第 35 章	安抵宿务 .....	(121)
第 36 章	首途马尼拉 .....	(133)
第 37 章	菲律宾首都 .....	(147)
第 38 章	航经“台风巷” .....	(153)
第 39 章	香港 .....	(165)
第 40 章	旅途的终点 .....	(177)
索引	中英文地名对照表 .....	(192)

# 第26章



前往古晋

## 第 26 章 前往古晋

“船名：霹雳号。二十至二十一号码头。二号闸门。帝国船坞。15 时开船。14 时登船。”我与海峡船运公司的运作部门经理麦格列高船长通电话时记下了这些信息。“霹雳号”即将在隔天启程。

“我要提醒你，它可不是‘伊丽莎白女王二号’。”他说。

“假如它是，我反而会失望得很。”

“但愿你喜欢咖喱。”

“我喜欢。”

“那就好。当然，你是船上唯一的乘客。”

“到古晋是两天航程吗？”

“理论上没错，但是‘纳虎恩号’数天前渡海时碰上了暴风雨，整整花了三天时间。东北季风的关系，天候还是很难预测。”

隔天，丹尼斯开车送我到帝国船坞，在短暂的搜寻后，我们发现了“霹雳号”。我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霹雳号”是个矮子，而新加坡的帝国船坞二十至二十一号码头的仓库是一长串高大的建筑物。“霹雳号”躲在这些建筑背后的水中，体积小得好似可以放在浴缸中。我立刻被它的外貌所吸引。它几乎没有前甲板，船桥与船员舱房在用以升降双锚的绞盘背后陡然凸起，以至从甲板上望去，它看起来就像鼻子被狠揍一拳的脸。在船的中腹，两名头戴草帽、穿着脏短裤、年长的华人在纸阳伞下躲开狠毒的午后阳光，推拉着

绞盘手把，将最后一批货物装入“霹雳号”。杂乱的甲板上可以闻到水果的味道，还可听见鸭叫。船上的服务生——一名头发灰白、笑脸迎人的瘦削华人带我们走上舱梯，来到高级船员的专用餐厅以及再过去的三间旧式头等客舱。“先生，这是你的房间。”

毛姆倘若见着此景，也会深感满意：一张睡铺、一张化妆桌及镜子、一个衣橱、两张白色假皮扶手椅与一张凳子，两扇以方形木头框起、有窗帘的舷窗：一个装有冰水的保温瓶挂在墙上的托架上，天花板上的大型风扇在一个围槛里旋转，围槛是避免像我这般的高个儿被打到头而设计的。我从袋子里拿出毛姆的短篇小说集，放在看起来相当居家的化妆台上。

我们一踏进舱房，丹尼斯就惊讶地说：“这是我二十年前住过的舱房。我和《芝加哥日报》的比奇、《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马丁一同搭船，前往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采访苏门答腊中部因反对苏加诺（Sukarno）政权所引发的叛乱。记得吗？有人称之为‘天堂叛乱’。乘坐‘霹雳号’三十个小时之后，我们在巨港上岸。当时的船长名叫布朗，是个相当奇特的人物，因为带了一只苏门答腊豹入境，曾在新加坡造成骚动。它在码头跑掉了。没错，就是这艘船。”

年长的服务生端来饮料。但是丹尼斯必须上岸去了。“祝你好运，一路顺风。”他说，“噢，对了，苏禄海上横行的海盗到现在还是命令他们的俘虏走木板落海。”过了一分钟后，他从码头上呼喊，“回头见——也许吧。”

拖船小心翼翼地将“霹雳号”引入窄窄的V形船坞，经过槟榔屿“龙王号”及拉布安（Labuan）“王河号”。“霹雳号”的老式身影以及被职业拳击手揍过的鼻子引人侧目。众多货柜船有棱有角的船身沿着其他码头形成严密的立体派图案，新加坡的摩天大楼位于它们身后。在我们右边，一艘嘈杂且冒着烟的船舶冲过水面，一长排舷窗内的脸孔专注地往外观望。与“霹雳号”相比，它简直就是字

宙飞船。

服务生再度说话。“要茶吗，先生？”他把茶盘放在小桌子上。“我姓王，”他说，“先生，‘霹雳号’现在是货运船。好厨子在家养病。这个厨子可能会做欧洲菜，也可能不会。”

“王先生，我可以吃中国菜或马来菜。”

“中国菜不好，很油，”王先生提醒我，“船长和大副吃马来菜，热食，好多了。”

“那就吃马来菜。”

“没问题，”他松了口气说，“我告诉厨子。”

“霹雳号”安稳地穿越船只散乱停放的停泊处。船只数必定有四五十艘，在它们身后是巴东河边的宏伟建筑、柱廊式的高等法院，以及圣安德鲁大教堂顶端的白色尖塔，后者是如今港口中毛姆、康拉德或他笔下的汤姆船长唯一能够辨识出来的部分：属于大型石油公司的油轮；一艘长得令人不安的绿色日本油轮；一艘名叫“克拉佐夫将军号”（General Kravtsov）的苏俄油轮；一艘隶属迈斯科海运（Maersk Line）的船，漆着不合宜的蓝、绿色；一艘新加坡的海军炮舰；自雅加达或泗水（Surabaya）发船，由新加坡船东詹先生所拥有的中型船舰。正如多年来定期的习惯，“霹雳号”在多云的阳光下选择了东行航线，以八点五节的速度展开四百三十六英里的婆罗洲之旅。

“晚饭6点钟开饭，”王先生通知我，“现在是免费酒畅饮时间。”

“很好，我要琴酒。”

晚餐时间，我与“霹雳号”的拉曼船长见了面，一个五短身材、乐天、四十来岁的男子，笑容腼腆，一口金牙。餐厅嵌饰镶板，窗子的开关可由上面有铜扣眼孔的宽皮绳操控，就像以前在英国的火车上见到的一样。马来裔与华裔船员分为两桌进食。“霹雳号”上甚至有两间厨房、两名厨子。华人钟爱的猪肉不能放在马来厨房里烹调，因为马来回教徒禁食猪肉。在一艘小规模如“霹雳号”的船上

竟有两个厨房？“英国系统，”船长说，“没有问题。”

拉曼船长是一名出生于马六甲的马来裔新加坡人。他在1952年便加入海峡汽船公司，担任舱房侍者，他服务的第一艘船是一艘吨位两千五百吨，往返于曼谷、槟榔屿、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新加坡及苏门答腊西部的运米船。伺候他的是王先生以及另一名上了年纪的华人——一个粗壮的老头，身穿宽大的蓝色短裤，脚穿凉鞋，那颗硕大的脑袋上竖起的白发，就好像被电流贯穿了似的。大副说他们一生都在该公司服务。“霹雳号”摇晃的甲板无法让他们年老的双腿为之慌乱。

我问船长是否遭遇许多船员的品行问题。他感到惊讶：“没有问题。我们的人员全都是海峡汽船公司的老雇员。假如年轻人跑来制造麻烦，我就让他们滚蛋！”

“这在印度会有困难。工会可能会延后开航，组织一场罢工。”

“假如不工作，船要怎么运作，怎么赚钱？不工作就滚蛋。”

大副加入谈话：“年轻人不怎么喜欢沙捞越和婆罗洲。无事可做。”

“他们喜欢雅加达、曼谷和马尼拉，女人比较多。”船长笑说。

“年轻人喜欢享乐。”大副自己大约三十岁左右。他不值班的时候，从他在下层甲板的舱房会传来西方的流行音乐。船长的起居室和睡房在上层甲板，位于操舵室和小地图间后头，听不到流行音乐。他会坐在起居室外甲板上藤椅上观看夕阳。

“霹雳号”给人的印象虽然小巧，却重达一千四百吨，比起“赫曼·玛丽号”或马尔代夫小艇，已算巨大。在此次航行中，它载运了五百八十吨的货物，其中大部分是古晋庆祝中国农历年份的必需品。我们预定在猴年前夕抵达沙捞越河，甲板上堆积了一箱箱中国荔枝与柑橘、韩国梨子、一袋袋白菜、一桶桶贴着俗丽卷标的泰国泡菜。此外还载运常见的罐头、衣服及冷冻肉品。由于古晋本身生产的肉品并不多，因此“霹雳号”的抵达总是一桩盛事。我看见船尾有两

个华人正在拔鸭毛：白羽毛从瓷碗中溢出，鸭掌可怜地指向空中。留长发的马来人头上绑着毛巾，正在撬去甲板上有如牙垢般的锈。

早餐供应番木瓜、粥、蛋、培根或腊肠（供非马来人食用）、吐司、果酱和雀巢咖啡；此时大副说，一名马来人昨晚生病发高烧，体温高达华氏一百一十度（约摄氏四十三度）。“一百一十度？”我说，“他一定没命了。”我想起喜剧演员顾路周（Groucho Marx，美国喜剧明星马克斯四兄弟之一——译注）测量病人脉搏的一幕：“不是他死了，就是我的表停了。”然而，此人在次日下午便起身走动，因此，不是我听错，就是温度计有问题。

“你看，越南船。”船长说。在一个比海德公园露天音乐台大不了多少的岛上，一艘小船搁浅在岸边。小船载了一批幸运的越南船民过来。他们让船靠岸，印尼海军将他们带走。

不到下午，开始下起蒙蒙雨，拉曼船长似乎认为我们当晚将会遇上坏天气。“现在最好睡个觉。晚上可能无法睡。”我发现“霹雳号”载送乘客时代所留下的某个遗迹赞同我的午睡。在我的舱房墙上，一张“乘客须知”的告示上写着：

航行之时，通常有一段寂静的时间，乘客与不当班的船员正在休憩。恳请父母们帮忙，让此种气氛维持下去，不胜感激。

## 中国猴年

晚上7点不到，我们离古晋只剩下一半距离。船长预期第二天傍晚可以抵达沙捞越河河口。假如已经开始放假，海关官员将会在自家庆祝，我们就必须停泊在河上过夜。

如船长所料，当天晚上的天气很糟。“霹雳号”东倒西歪地摇

晃，大风怒吼，巨浪拍打着船身。虽然很不舒服，但我想“棕鸟厨子”是不会怕的，所以我一样不担心。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乘坐如“霹雳号”般大的船只航行。

清晨，航行几乎接近尾声。我们虽然摇晃依旧，但是在晨雾中，天际出现了一抹淡色斑痕，那是婆罗洲的山脉轮廓。或者说得精确一些，是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山脉，因为沙捞越那部分坐落在依然看不见踪影的中部山脊之外。

船长对王先生说：“明天是中国年。猴年，对吧？”王姓侍者回答：“明天猴年。金猴年。”为了增加我的知识，他加上一句，“相当顽皮的猴子。”我在想，顽皮猴子会招来延误。

“你想我们是不是用不着停泊太久？”

“是的。”拉曼船长说，“十个小时的搬运工作。很快。”他说“霹雳号”将装上橡胶、纸、藤等货物，然后继续开往文莱。但是在四天的春节假期当中可能完成多少工作？从古晋到文莱的航程是三十六小时。这给了我2月21、22、23日三天的时间搭上“海峡希望号”，而从新加坡开航的“海峡希望号”24号才会抵达拉不望。这是新加坡的布莱区和麦格列高船长心目中的时间表，然而我已不再是身在派里乌斯时那个乐观的自己。

中午时分，我们已和林木茂密的中部山脊并肩而行，展开最后一段的旅程，越过最后的海湾，航人沙捞越河口。河的两岸是红树林及藤蔓缠绕的树干，弯曲的河道有如绿色毛毛虫，爬向古晋——白人王侯在位时期的首都。不久，船的右侧出现一个惊人的形影，使得前方的景色相形见绌：桑吐邦山脉（Sautubong Mountain）有如一名硕大粗壮的步哨，站在河流入口处。它后面是波浪状山脉及婆罗洲的树林，在雨中及浓雾中呈现蓝黑色。夕阳西下时，“霹雳号”滑入了狭窄的河口。

船上的华裔船员开始新年庆祝活动。王先生走上船桥的同时，大副欧曼正指示年长的马来裔掌舵士官：“半速前进”，慢慢地让

“霹雳号”渡过窄水道人口的沙洲。“船中腹！”满脸皱纹、高颧骨、红光满面的掌舵官在昏暗的操舵室面无表情地遵命而行。王先生笑着对我说：“华裔船员想邀请你一同享用年夜饭。请跟我一起到船尾来。”

这些华人已经围着船尾栏杆附近的圆桌而坐。船灯下，一碗一碗的汤、猪肉、蔬菜、鱼丸、辣椒与其他菜肴已然摆在桌上。鸭掌露出汤面。资历较轻的船员将虎牌啤酒倒人杯中，三瓶“约翰走路”红标威士忌竖立在菜肴间。有着一头冲天白发与一双弓形腿的彭先生为大伙倒威士忌，并放了冰块在我的杯子里。盘碟筷子哗啦声很快地淹没在我们震动的椅凳底下的螺旋桨轴发出的轰隆声；干杯之际，过节的华人个个满脸通红，这是酒精对苍白的东方肤色造成的无可避免的效果。“恭喜发财！”面颊红润的他们隔着桌子朝彼此、朝我大喊。“新年快乐！”彭先生愉快地举起杯子，俯着身子说，“猴年来了。我们庆祝的就是这个。”

这是个美好的时刻。火红的天际只有一抹暗红色的云朵，“霹雳号”渡过河口，穿越闪烁金光的深色水面。“恭喜发财！”正当华人坐在船尾痛饮的同时，岸上纠结的树木凝聚成神秘的影子团，在它们身后的东边，山峦静静地融入黑夜。

“恭喜发财！威士忌干杯！”吃过年夜饭，在握手、干杯、喝茶之后，华人四散而去，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拿取他们带给古晋亲朋好友的新年礼物。他们多数已在这条航线上跑了多年，等于来到第二个家乡。

我在船桥找到穿着咔叽长裤及汗衫的船长。“年夜饭很棒吧？”他朝我微笑，露出满口金牙。他有最新消息，古晋的移民局允许华裔船员和我在今晚上岸，停泊位已经客满，“霹雳号”将停泊在下游数英里处一个名叫潘锭（Pending）的地方，直到有开航的船只空出停泊位。但是，至少有一两天无法作业，因此“霹雳号”可能将在这儿待上四天。一艘小艇正在前来接我们的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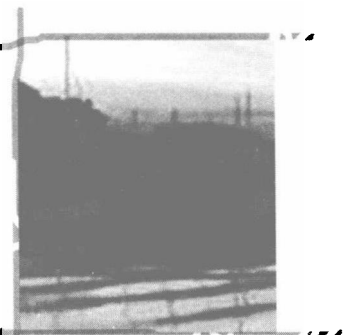
小艇在不久后抵达，上面坐着海峡汽船公司的代办人何保罗先生。打扮整齐、衣衫笔挺的华裔船员手上抓着一包包的礼物，排成单行走下船梯，点头微笑，坐上在船边隆隆作响的电动小艇。我朝船长挥手（我将通过何先生和他联络），一名马来少年激活小艇，然后我们噼噼啪啪地驶进狭窄而寂静的蜿蜒河流。有时，某个小村落的灯光会打断河岸的漆黑，压力灯或露天炉火照出小房子的木墙，或穿着裙布站在门口的人影。我们穿越一群小船——白色灯光簇拥在黑暗中，停泊在潘碇的河中，然后上岸，身旁是拴在岸边的各式驳船以及古晋的众多仓库。华裔船员在街灯下匆忙离去，何先生则开车载我穿越整洁、林木茂密的城镇，来到奥罗拉饭店（Aurora Hotel）。我谢谢他在除夕抽空帮忙。“放松心情，”他说，“我会保持联络。我保证‘霹雳号’没等到你上船的话，决不开船。”

半小时后，我从饭店房间的狭窄阳台上观看马来人与华人手牵手奔走在老树下，林木将饭店与清真寺的金色圆顶隔开。平静的气氛偶尔被头戴安全帽骑机车前去参加新年晚会的年轻人打破。不比在火中噼啪作响的树枝来得大声的鞭炮声，从巴东河彼岸的远方建筑物传来。古晋是个温婉宽容的小地方，一个友善且尚未被矫饰的高楼大厦破坏的花园小镇。它的名字意思是“猫”，以苏门答腊猫眼树命名。越过河流，在绿色高地上，白人王侯的宫殿——堡垒般的伊斯塔那（Istana）似乎让时间停格在19世纪。

我躺在床上，感觉晃动，仿佛还坐在“霹雳号”上。天花板上画有一个箭头，指示在此入睡祷告的所有虔诚者，圣地麦加的方向。



# 第27章



古晋今昔

## 第 27 章 古晋今昔

隔天清晨，有一刹那我以为发生了革命。城里到处传来有如枪声的中国爆竹声，卡车载着敲锣打鼓的中国少年，轰隆隆地经过我的房间窗外。大年初一——顽皮的金猴年从此展开。

塞人旅馆房间的《沙捞越前锋报》上有一则政府严禁燃放鞭炮的新闻，因此，这些鞭炮尤其引人侧目。报上说，下列的“烟火项目”已经被禁：“彩珠”“银菊”“地上开花”“金轮”“闪轮”“舞鲜花”“蜘蛛网”“孔雀泉”“银闪花”“碎火片”“猫王焰火”“小蜜蜂”“红土鸡”“友谊烟火”“蹈月凤凰”以及彩色的“电火花”。错过这些似乎很可惜。

我喝着绿茶，打电话给韦伯。“我几乎听不到你说的话，”他大声吼着，“违法的鞭炮。震耳欲聋。一定是走私进来的！”

我等在楼下，他跨步穿过玻璃门，身穿短袖花衬衫、短裤，脚穿凉鞋。“现在你看到的是我最得意的打扮。”他笑着宣告，有如长了过多胡须的大黄猫，“我们回家去吧。”

## 老马来人韦伯

亚伦·韦伯住在沙捞越已近三十年，而且是1957年马来西亚脱离英国独立以来，少数——可能只有四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国居民之一。他身材结实，中等身高，有一张红光满面的圆脸，双颊两侧的鬓须在上唇相连，这是他绰号的由来。他是一名佛教徒，喜爱饮酒作乐，开怀大笑地自称是个美食家。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两年前。当时我与海员朋友布莱恩乘坐双桅纵帆船“费欧纳号”（Fiona）花六个月的时间探寻康拉德的东方世界——寻找康拉德在1880年代担任船长，而后在《胜利》（*Victory*）与《吉姆大爷》（*Lord Jim*）等小说当中描述的各个地方。当我们乘坐“费欧纳号”抵达古晋的时候，布莱恩发现他必须修补救生筏。韦伯拥有的公司能够提供所有的必需用具，还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好客之情。

他是个好客的人，拥有当地人——达雅克人（Dayak，婆罗洲原住民的一族——译注）、马来人、华人或英国人——特有的慷慨传统。面积不大、丛林密布的沙捞越是个多种族共融之地，19世纪初由第一名白人王侯布鲁克（James Brooke）所划分出来的领地。在19世纪发生过多起激烈的海上及河上战役，战役的双方分别是布鲁克、其英国与马来追随者和盟军，以及皇家海军零星的船舰；另一方则是谋反的首长及劫掠入侵的海盗，他们来自尚未开化的北婆罗洲与恶名昭彰的苏禄海。马来西亚刚刚脱离英国而独立，印尼的苏加诺总统正以武力谋取位于婆罗洲西部、隶属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及沙巴诸省。我就是在当时首次来到古晋。小港成了喧扰的军事驻地，夜晚充斥着英国年轻士兵饮酒作乐的喧

闹声，他们刚从印尼加里曼丹交界的千英里长边界下来——从山区，从半消失的河流源头，从达雅克猎头族的帐篷，从住有蛇、野熊、猩猩的绵延丛林下来。

如今，战事早已结束，外国军队也销声匿迹。沙捞越成为马来西亚的独立省，再度恢复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平静，那是个英国行政官员、银行经理、年轻的公司助理、警官及博物馆馆主的时代，英国俱乐部、领主与丑闻的时代——可以在毛姆的短篇小说里读到的世界。

韦伯住在城镇边缘一栋宜人的木制平房。房子坐落在一块长方形空地上，四周环树，颜色鲜艳的鸟儿在赤素馨花、九重葛及高大的竹林间跳跃。我踏着重步走上木制阶梯，穿越嘎吱响的木制回廊，进入一个 L 形的大房间，房间前半部的一边是自制吧台，另一边则是书架。头顶的旋转风扇搅动着黏腻的空气，无害的壁虎在墙上颤动。它们静止不动，小如针头的黑眼睛敏捷地搜寻周围的昆虫，在热空气中快速呼气，侧腹缓缓动着。

“爱华，”韦伯从吧台大呼，“我们渴死了。”当他那年轻的华裔妻子面带微笑、端着一个盘子出现的时候，韦伯说：“这是什么？排骨吗？好手艺。”他把虎牌啤酒倒进杯子，“恭喜发财！”他举杯祝贺。“新年快乐！”爱华说。

我说：“爱华，我在某个地方读到——我想是在毛姆的小说里吧，在中国人眼里，欧洲人闻起来有死人的气味。这是真的吗？”

“不是死人味，”她立刻说，“是乳酪味。”她和韦伯两人大笑。“可是你却嫁给了我。”他说。

一架意大利制的风琴摆在房间的另一头，一叠过期的《观察家报》与《时报周日版》放在竹制桌上。书架上的书籍都是有关婆罗洲或烹饪，还有马斯特斯（John Masters）的小说及梅森（Philip Mason）撰写印度主权时代的回忆录。鞭炮声从远方传来。一只金莺——一种鸫鸟大小的黄鹏鸟——栖息在阳台栏杆上。这简直就是

1934年的景致。“从前你是不是拍手喊一声‘来人’，就会有仆人跑进来？”

“从来没有过，我保证。不管怎样，现在我们只有一个在厨房帮爱华忙的阿妈，还有一个帮忙除草的马来人。”

我从毛姆的书中得知，马来亚的英国居民在过去的美好年代所过的生活并非全是酒池肉林的放荡生活。“不知道你是不是去过那些农场主人的房子，”毛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说，“他们有点阴沉。有很多虚华无用的家具、银器、虎皮。食物难以下咽。”韦伯家的食物离难以下咽甚远。在喝过虎牌啤酒与粉红琴酒（他们这里的人称之为红琴酒）之后，我们坐下来吃咖喱。韦伯将一盘红辣椒切片推到我面前。“货真价实，辣得让你必须抓住栏杆。就是这玩意。”

“韦伯！”爱华拍着他的手臂责骂他。

“关于毛姆，”韦伯说，“在马来西亚，某些人对他有诸多怨怼——滥用好客之情，这一类事情。”

我说：“毛姆在一篇序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承认他写的故事都是不寻常的人物。住在马来亚的英国政府雇员、贸易商、农场主人或一般人，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和他们的太太快乐或不快乐地住在一起。我记得他称他们是‘和善、正经、正常的人们’。但是周遭总是有一些奇特的人物、戏剧性的事件。像是《信件》这个故事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不是吗？”

“没错，噢，没错，”韦伯说，“这里当然有一些古怪的人。比方前枪炮团军事长索尔特，总是在一只耳朵上戴一只金耳环，另一只金耳环则戴在他的母狗的耳朵上。目前他和他的原住民老婆住在澳洲。

“现在，这里的英国人圈子很小。我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个是一身兼名誉领事的银行经理，还有一个健力士啤酒（Guinness）的代表法兰克，是个外表看起来相当年轻的老手。不过他经常出差，